

当代 风险社会

.....
基于哲学存在论与复杂系统论的研究

郭洪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 风险社会

基于哲学存在论与复杂系统论的研究

郭洪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风险社会：基于哲学存在论与复杂系统论的研究 / 郭洪水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5161-7395-4

I. ①当… II. ①郭…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14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以下项目资助
陕西省社科规划项目“风险的存在论解读与
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研究”(13C034)

前 言

风险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固有问题。这个古老话题早就在原始神话中以隐喻形式出现过，比如中国的“女娲补天”：

据说女娲造了人，做了女皇，镇守一方的水神共工不服，想争夺帝位而不断兴风作浪，女娲即命火神祝融迎战。结果共工失败，于是恼羞成怒，一头撞向擎天柱不周山，顿时天塌了个大窟窿，地也陷出大裂纹，山林烧起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而出，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大劫难。女娲炼石补天，斩龟的四脚做擎天柱，斩杀残害人们的黑龙，堵塞洪水，人类重又恢复安宁。^①

对这个神话，中国地震局研究员王若柏基于地质研究做出了大胆推测：在距今4000年到5000年间的某个时期，一颗小彗星冲入华北北部上空的大气层，形成陨石雨灾害。女娲补天就是关于这次灾害的传说式记载。其中载于《淮南子·览冥训》的说法——“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是描述小型天体爆炸后形成的大规模陨石雨；“火炼炎而不灭”是描述撞击后在地面上引起的火灾；彗星成分主要是陨冰，陨冰融化形成大量地表水，由此产生了“水浩洋而不息”的结果。^② 这样看来，“女娲补天”是对中国文明初创时期面临的一次巨大风险挑战的隐喻式描述，这个传说主要揭示了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存在于自然界和宇宙领域，主要指对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体造成各种危害的可能性。在比较严重的意义上，包括地震、火山爆发的可能，恶劣气候

① 这个神话有几个版本，参见《淮南子·览冥训》、《淮南子·天文训》、《太平御览》等。

② 王若柏、谢觉民：《“女娲补天”源自于史前一次陨石雨撞击》，《历史教学》2004年第7期。

造成生命损失的可能等。在早期社会，人们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很弱，自然风险具有极大的不可抗力性。受当时知识的局限，人们对自然的破坏性力量难以认知，于是对它加以超自然的解释和应对。自然风险于是以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形式被表达出来。所以，此时风险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并不奇怪。

今天，人们面对的自然风险也不见得比过去少。特别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自然风险进入了一个高发期。2008年以来，先后在汶川、海地、智利和日本东北地区等地发生大地震，死亡总人数超过30万。欧洲冰岛沉寂了187年的艾雅法拉火山于2010年一个月内爆发两次，火山灰使整个欧洲航空陷入停顿。全球台风和强热带风暴活动频繁，其中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1800多人丧生；2012年，飓风“桑迪”袭击中美洲和美国新泽西州，很多城市变成空城；2008年，缅甸发生据专家认为是500年一遇的热带风暴，近15万人死亡和失踪。一些国家交替发生持续干旱和洪水、泥石流灾害，其中2010年的巴基斯坦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冲击，印度河水位达到1929年以来最高水平；澳大利亚也发生了百年一遇大洪水。2010年岁末，极端天气侵袭全球，欧洲、美国和中国东北遭遇罕见暴风雪袭击。这样看来，“女娲补天”这种风险隐喻在今天仍然有警示意义。“女娲补天”里所说的“天空漏洞”，现如今正以另一种现实的形式出现并且愈演愈烈。比如保护地球生态的臭氧层空洞越来越大；另据美国宇航局（NASA）披露：在地球外围保护地球的磁气层也破了个大洞，比地球宽四倍而且还在扩大中。^①看来“天”确实需要“补”。

西方也有“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按这个传说，普罗米修斯造了人，并且乐于助人，把各种好东西教给人类。特别地，他想把火赐予人。然而因为在随后的一次神人会议上，普罗米修斯自作聪明，用板油包裹的牛骨，欺骗据说爱吃肥油的宙斯，宙斯决定不给人类火种。普罗米修斯不顾宙斯反对，当太阳神的太阳车从他身旁经过时，他用一根茴香枝把火种引燃，偷着把火种从天上带到人间。从此人们可以吃熟食，开篝火晚

^① 美国宇航局在2008年12月宣布了这个发现。参见《美宇航局：2013太阳风暴来袭》，<http://www.chinanews.com/gj/gj-sjkj/news/2010/06-17/2348303.shtml>，2012年1月5日。

会，人间充满了生活气息。不过这位人类的“恩神”也许不会想到，今天的人类已经能够乘坐“火箭”，从地上飞到天上，一窥天国的奥秘，连天国里也有了“人味”。从原野里的一处篝火，发展到今天的载人火箭，不知道上帝还能不能对喜欢思考的人类随便“发笑”。人类有了火这项“技术”，从此在猛兽林立的自然界有了一个生存的“好手段”。然而，火可以取暖，也会发生“杀人放火”的事情。自从学会了用火，人类一边使自己不断强大，一边也冒着“玩火自焚”的风险。

“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暗示了一种技术风险。技术应用对人来说既可能有利，又可能不利，这就是技术风险。普罗米修斯盗火以后，遭到宙斯的惩罚，他被锁在高加索山上，让一只鹰不停地啄食他身上每天新生长出来的肝脏。在这个神话中，宙斯自始至终不愿意把火这项“技术”赐给人类，这是从宗教角度表示对人使用技术能力的怀疑。在宙斯看来，人们不能掌控使用技术的后果，人使用技术必有风险。甚至在更消极的意义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普罗米修斯神话喻示了一种“技术原罪”，即技术使用带来的不利影响注定存在，技术负面作用植根于技术发展进程的始终。技术风险论本来持技术价值中立立场，而技术原罪论则倒向了技术悲观主义，它对技术造成的恶果情有独钟。不过，严格说来，古代技术不具有多大危险性，技术的各种危险的暴露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技术风险是更大范围的人为风险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为风险主要存在于社会领域，主要指人的活动造成的各种可能损失或危险。当今社会，各种自然风险融汇在人为风险中，人为风险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应用使地球的温室气体剧增，导致地球持续升温，很多科学家认为地球的暖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当今困扰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地球暖化的直接效应。工业社会发展的加速导致各种自然环境的破坏，其中包括耕地锐减，加上人口激增，不少国家面临粮食危机。同时，由于滥用各种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等技术产品，食品安全问题也非常突出。继“非典”病毒肆虐之后，2010年下半年以来，一种“超级病菌”正在向全球蔓延，已致多人死亡。据报道，该病菌对所有抗生素免疫，目前无确定方法治疗。化学工业、核能、生物工程和计算机网络等领域的危险也不断挑战人们的生存，比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故。可以说，现在整个地球生物圈的

生存状况确实岌岌可危。

这样看来，人类文明进程其实一直伴随着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断升级，并发生系统性的相互作用，乃至发展到当今时代，它们的“量变”开始引发各种“质变”。风险逐渐成为时代问题的焦点，人类不可避免地迈进了风险社会。

一 本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对当今风险社会的深入研究，是当前理论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自近代以来，科技和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人类获得了改变自然和自身的强大能力。与此同时，各种威胁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巨大风险，也开始不断涌现和集聚。风险社会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才出现的崭新情况，各种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交织在一起，汇聚成一股巨大力量，对人类未来带来全局性的、长远的又是变幻莫测的威胁。人们喝着不同程度被污染的水，吃着不安全的食物，使用着给人体带来各种有害辐射的电子产品，呼吸着不再纯净的空气，危险无处不在。当代风险已不再意味着过去人们可以忽略的微小代价，不能再简化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它已经成长为塑造当今时代的重大力量，影响着全球社会的发展格局。比如当今气候变化引发全球社会的焦虑，必须尽快找到应对方略。据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有关人士估计：由于喜马拉雅山冰川加速融化，印度恒河有可能在20年内干枯，几十年内世界40%的人口用水将出现危机；2009年初，尼泊尔登山队员在珠穆朗玛峰5000多米处发现苍蝇，而过去苍蝇在此高度根本无法存活。^①种种迹象表明，风险已经从人类文明的幕后走向前台，同时人类则从工业社会走进风险社会。为此，人们需要及时面对并理解这一时代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并思考应对方略。

其次，国内外理论界对风险社会已经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不过，随着风险社会实践的发展，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深入回答：为什么

^① 参见《喜马拉雅冰川加速融化，恒河20年后或干枯》，载《广州日报》，2009年12月6日。

人类在自身力量最强大的时候，却也陷入了令人惴惴不安的风险社会？风险是如何“潜藏”在人的存在和人类发展进程之中的？引发当代风险社会的主要根源是什么？特别是塑造风险社会的各种诱因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机制，以至于在不到 300 年的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各种风险迅速而全面地扩散为全球性的威胁？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风险的急剧扩散？笔者试图在批判继承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以期理解风险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些问题的廓清，在实践中也有助于我们把握风险社会的未来走向，找到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

最后，本研究有助于拓宽风险社会研究的学科视角，深化对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的理解，使其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风险社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卢曼、贝克、吉登斯等人从社会学的视角，拉什等人从文化学的角度，斯洛维克等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都对风险社会进行了一些研究，本研究则整合了哲学存在论^①、技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等视角。这延伸了当代风险研究的学科范围，有利于我们从多学科的角度，更全面地理解当代风险社会。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与本书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内容涉及了五个主要方面。

1. 风险概念及其界定维度

对风险概念进行界定，这是风险研究的首要一步。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考察了风险社会的各种定义关系，如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规则、制度和风险的认定和评估能力，把风险定义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

^① “存在论”是对“ontology”的翻译，原译“本体论”，海德格尔将其改造为“存在论”，力图揭示人与物的本真存在。海德格尔提出“存在的真理”和“存在者的真理”之区分，它们都出现在古希腊哲学中，不过后来前者被后者所遮蔽。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可以与此对话，甚至以存在论的形式重新被解释。值得重视的是，尤金·罗莎在对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进行逻辑研究时提出了“风险本体论”，风险是本体论意义的现实。参见〔美〕尤金·罗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逻辑结构：超理论基础与政策含义》，谭宏凯译。见〔英〕尼克·皮金编著《风险的社会放大》，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6 页。

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①。吉登斯认为，传统文化中没有风险概念，风险这个概念出现在16、17世纪，他将风险定义为“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②吉登斯区分了两种风险：自然风险与人工风险，并认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工风险，即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③美国学者尤金·罗莎综合并改进罗杰·卡斯帕森等人的观点，认为“风险是某种具有人类价值的事物（包括人类自身）在其中处于危急关头，而其结果不确定的一种局面或事件”。^④国内学者李伯聪曾经把风险定义为“针对个人、集体或人类社会而言的有可能在未来带来有害后果的不定性”^⑤。杨雪冬在综合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后，把风险的定义总结为“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的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⑥。

总体上，学界对于风险的界定，围绕着风险实在论和风险建构论两个维度展开。张广利认为，在风险社会理论领域存在着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两种立场的争论，并主张应该把二者融合起来。^⑦风险实在论认为风险源自客观存在的某种危险；风险建构论认为，风险与人的感知有关，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并且与人们对它的解释分不开。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Y. 加塞特和贝克持有风险实在论的观点。加塞特的研究表明，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方式是包含风险的存在，这种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自然给人制造的困难和挑战。^⑧贝克认为：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指向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21.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8页。

③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④ [美] 尤金·罗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逻辑结构：超理论基础与政策含义》，谭宏凯译。见[英] 尼克·皮金编著《风险的社会放大》，第43页。

⑤ 李伯聪：《风险三议》，《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5期。

⑥ 杨雪冬等著：《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⑦ 张广利：《主客观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歧与融合》，《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⑧ Ortega Y Gasset, "Man the Technician", in Craig Hanks, *Technology and Values: Essential Readings*, ed., Wiley - Blackwell: 2009, p. 115.

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① 风险基于切实存在的放射性、毒害和污染及其产生的客观影响，尽管人们会对这些毒害和影响做出不同的主观判断。

风险建构论则提出，只要风险和人们的期望有关，那么风险必定是价值负载的，风险显示为人们的主观建构。根据主体层次的不同，这种建构有两大方面。第一，风险首先与个人的感知有关，风险感知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斯洛维克、玛丽·道格拉斯、阿隆·维达夫斯基和施雷德·福瑞切特。保罗·斯洛维克试图将风险发生时的行为与关于概率判断和风险选择的心理学研究联系起来，建立了关于风险的心理测试学体系。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认为，现代的风险其实并没有增加，而仅仅是感知到的风险增加了。^② 福瑞切特则提出一个贝克莱式的风险界说，即除了被感知的风险之外没有风险存在，风险的存在就是它的被感知。^③ 第二，风险的界定与认知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不同的文化对风险的判断和抉择是不一样的。这种观点可以叫作风险文化论，其主要代表者是斯科特·拉什。拉什借用了康德的决定性判断与反思性判断的理论来分析风险：在康德哲学中，决定性判断是客观判断，采用数学和物理模型；反思性判断是主观判断。因此相应地，决定性判断希望理解风险，致力于对风险的“科学认知”；反思性判断应该是风险文化的核心。^④

与风险的价值负载和主观建构相应，风险也具有解释学特征。风险是不可见的、隐蔽的，这为风险的解释留下了丰富的空间。贝克对于风险解释学表示了很多关注。他指出晚期现代性的风险，是以科学知识的形式，借助因果解释，而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此外，学者们也看到了实在论和建构论不应该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贝克和当代瑞典学者斯文·汉森都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② 斯洛维克建立的风险感知量表，参见[美] 保罗·斯洛维克：《风险感知：对心理测量范式的思考》。见[英] 谢尔顿·克里姆斯基等编著《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5页。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的观点转引自[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文化》。见[英] 芭芭拉·亚当等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③ [英] 尼克·皮金等编：《风险的社会放大》，第54页。

④ [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文化》。见芭芭拉·亚当等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第76、78页。

持有这种观点。贝克认为，有关风险的陈述从来没有简化为仅仅是关于事实的陈述，它包括理论的和规范的内容，这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汉森也指出，风险概念既有价值成分又有事实成分。^① 罗杰·卡斯帕森和尤金·罗莎也认为，风险既是一种现实的威胁，也包含社会文化的建构。后者主张对风险的理解，要包含本体论的现实主义和认识论的视角。

2. 风险社会的来临

这方面的研究明确提出，当前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了风险社会的具体对应时间，是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② 德国学者卢曼早就提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贝克认为，风险在今天成为突出问题，乃至出现“风险社会”，是现代化的一个后果。贝克认为现代化有两个阶段，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第二个阶段——晚期现代性的主导特征。^③ 吉登斯也认为，风险概念尽管早就提出，但是风险社会的出现则是当代的事情。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安全的、充满焦虑的全球社会。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各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生态风险。贝克和吉登斯都认为，当代风险社会是全球性的，他们都认可了“世界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沃特·阿赫特贝格和国内学者程光泉、庄友刚等也都支持了贝克、吉登斯的这个判断。

3. 风险社会的根源

关于风险社会的根源，学者们指出了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是主因，其中科学、技术和资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步入了单行道，盛行单面思维，总是排除对它的反思和批判，这是危险的。贝克把风险社会的原因归结为现代工业的过度生产，其中“科学成为对人

① 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26页；汉森的观点是笔者根据他未公开发表的英文演讲稿翻译的，见Sven Ove Hansson, "Risk and Safe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Lectur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China, August 20-21, 2010.

②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第30页。

③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7页。

和自然的全球污染的保护者”^①，它以因果关系和“断定可接受值”的方式主导着风险界定和评估。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条件下，技术变迁是神速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工风险，即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② 约纳斯认为，现代技术本身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必须引起人们负责任的关注。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断提高的利润能使资本铤而走险、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乃至冒绞首的危险。这生动地阐明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及其风险。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以“理性地冒险”推动了当今风险社会的发展。在国内的研究进展中，费多益曾提出：现代高新技术是高风险技术，包括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两方面风险。^③ 庄友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全球资本关系”、“科技理性”和“世界市场”对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影响；王迎春也认为，技术和资本的共谋建构了现代性，其中包括“对风险社会的塑造”。^④

4. 风险的扩散

风险扩散是指风险在时空层面不断扩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风险要素之间也发生系统性的相互作用，乃至催生新的风险。关于风险扩散，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文献中有基于数学模型的研究。英国学者尼克·皮金（Nick Pidgeon）、美国学者罗杰·E. 卡斯帕森和保罗·斯洛维奇主编了一个文集，研究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描述了社会与个体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如何放大或减弱对风险的认知，涵盖了疯牛病与食品安全、AIDS/HIV、核电、儿童保护、千禧年、电磁场以及废物焚化等风险议题。^⑤

5. 风险的评估与治理

到目前为止，风险评估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工程学领域，笔者在此只对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83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第80页。

③ 费多益：《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④ 参见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内容；以及王迎春《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及其对现代性的建构》，复旦大学2010届博士论文，第四章第三节内容。

⑤ 参见[英] 尼克·皮金等编《风险的社会放大》，2010年版。

社会学和技术哲学角度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具体来说，关于风险评估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风险的量化研究与非量化研究的争论。美国学者福瑞切特（Kristin Shrader - Frechette）发现：风险的定义和评判分为两类，即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工程学的定义倾向于从工程角度分析技术项目本身运行的成败得失；在评判其造成的后果时，看重可以量化的身体伤害（physical harm），如年均死亡概率。哲学家和人文主义批评家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风险不能仅仅定义为定量的伤害。^① 科学技术的发展常常造成一些不可量化的损害等，这些损害也是必须要考虑的。第二，贝克、汉森、芭芭拉·亚当和约斯特·房龙等学者集中批判了风险研究中的量化方法。贝克认为，工程学的量化方法在当代的风险认知和把握中已不能适用。原因在于：伴随技术选择能力增长的，是它们的后果的不可计算性。汉森则指出，典型的真实生活的情景是以没有精确概率的不确定性为特征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技术中。大多数技术风险的概率不是可以精确知道的。芭芭拉·亚当和约斯特·房龙在总结学术界的风险研究的时候也认为，风险社会已经把我们带出了数学计算的安全范围，因此风险已经不能再简化为事件发生的概率乘以潜在危害的强度和范围。^② 第三，鉴于量化方法的局限，冯登国主张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黄崇福则提出“综合风险评估”的思路。

风险治理是当前政治生活的主题。贝克认为，风险治理的关键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地分担风险责任和风险收益；朱葆伟也提出，如今公正问题被放在突出的位置，正是出于高技术与资本相结合，共同成为支配我们时代的基本力量这一背景，它要求公平地分配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负担和风险，要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和国际秩序。^③ 由于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发展，全球治理和公共治理都是风险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程光泉认为，世界风险已经成为无法规避的现实，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应树立全球风险

① Kristin Shrader - Frechette, "Technology and Ethics", in *Technology and Values: Essential Readings*, p. 62.

②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eds.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2000, p. 7.

③ 朱葆伟：《高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公正》，《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意识,启动全球风险治理机制,以应对全球风险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挑战。^①张文生和冯志宏认为,要有效地治理风险,必须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这要求我们树立全球风险意识,采取多元主体治理风险,建立全球风险管理机制,力争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发展。^②张子礼和侯书和认为,要有效治理风险,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③

在更为具体的应对办法方面,很多风险研究学者都认为,全球社会需要建立某种新型的民主政治,调动民众和专家系统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有效应对风险。美国学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公共治理思路,给风险治理提供了重要启发。赵延东基于“非典型性肺炎”的应对实践提出,风险社会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新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即在充分考虑文化价值差异的前提下,协商建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风险治理基本原则,明确国际风险治理的责任分担原则,在公平、合理、有效的前提下开展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④蔡定剑提出,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和媒体等公众参与的作用,促进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李强彬等提出了以协商民主的形式应对各种风险挑战。^⑤

三 现有研究存在问题与本书研究创新之处

现有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有待深入。

第一,对于风险概念,学界已经较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等视角加以

① 程光泉:《全球化视野中的风险治理》,《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张文生、冯志宏:《全球化视阈中的风险治理》,《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③ 张子礼、侯书和:《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

④ 赵延东:《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中国科技论坛》2004年第4期。

⑤ 李强彬、陈宝胜:《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商民主诉求及其价值》,《天府新论》2009年第5期。

界定，这些风险定义更多是“后果论”和“将来时”的，即主要考虑了行为或事件对人的未来影响和结果。笔者以为，一方面，风险定义还需要“过程论”和“过去时”、“现在时”的视角。风险的源头往往孕育在过去，在现在持续扩散，乃至在未来产生影响。风险的定义应该容纳风险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人的存在也是一个过程。人的存在贯穿“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态。风险与人的存在在时间上的同构性并非巧合，因为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充满风险的，风险内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为此，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存在论的风险界说。

当然，学界对此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庄友刚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认识风险和风险社会；王茂涛曾经探讨过“存在学意义的风险社会”^①；刘岩曾主张“风险社会理论的生存论价值情怀”^②。这些研究更多聚焦当前风险社会，而对于与人之存在与生俱来的风险则鲜有阐述。笔者受马克思实践思想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启发，试图从哲学存在论的角度来理解风险概念和风险社会。风险伴随人的整个存在过程，直到今天发展为风险社会。要理解今天的风险社会，就要理解它的“前史”。也许个别或局部的一些风险是可以规避的，但是从宏观上说，风险是人们无法规避的。^③人的存在过程总是有风险，社会发展进程也总是伴随风险，对此我们主要应采取风险治理的思路化解其有害影响，或曰把这种影响尽可能地降低到最小限度，即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强化对风险的尽可能有效的治理。

第二，对于“当前社会何以是风险社会”的认识有待深化。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塑造了当今风险社会的缘由有哪些？其二，风险实际上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个人的生存，它是如何从幕后走上前台，从而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焦点？学界努力回答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了一些“风险根源”，即哪些方面塑造了风

① 王茂涛：《风险社会根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学术论坛》2009年第2期。

② 参见刘岩《风险意识启蒙与反思性现代化——风险社会理论的生存论理路》，见邱正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396页。刘岩提出，“对人类整体生存发展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此类问题的积极探讨，是生存论的思想传统。”笔者则认为，生存论的角度还应该包含具体个人的存在，因此理解风险和风险社会需要存在论的视角。

③ 这并不否认风险规避的重要性，规避风险是当代风险治理的一个方面。我们要基于风险治理认识风险规避，而不是基于风险规避谈论风险治理。

险社会，比如科技理性的扩张、网络和信息化生产、消费社会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运作等。这种回答是社会静力学的，我们还需要一个社会动力学^①的回答，以说明风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变化，从而解释为何今天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贝克已经看到了“从财富分配逻辑为主的社会到风险分配逻辑为主的社会”的转变，但是他没有指出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吉登斯对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过阐述，笔者则试图以“风险异化为危险”的过程来进一步回答第二个问题。风险在人类生活中作用的变化，需要一种能容纳动态变化的观点来解释，“风险异化为危险”可以提供这个解释。由于近代以来科学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资本生产体系的全球扩张，导致全球性风险不断衍生和持续扩散，一些本来层级不高的风险逐渐转变为对全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挑战的危险，不同风险之间也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风险迅速扩散，人们的风险意识也跟着高度膨胀。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风险异化为危险”是风险社会的深层动因。

第三，对于上述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风险社会根源的研究也有待于深入。尽管海德格尔等人的技术自主性研究和马克思等人的资本批判理论已经暗示了风险社会的某些根源，但这些研究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是晦而不显的，需要明确揭示出来。同时他们的研究各有其局限，比如海德格尔对于资本的作用未置一词；而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也不能看到，当今技术力量的强大远非工业革命时期所能相比。国内学者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存在需要深化的地方。庄友刚指出了资本和科技理性对于风险社会的塑造，但是科技还有非理性的一面，后者对于风险社会所起的作用同样需要重视。王迎春提出了技术和资本的共谋对风险社会的塑造，然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而且这种关系的发展也有一些阶段性特征，这些问题等待进一步的阐明。

笔者试图阐明，技术力量的过快增长——以技术自主性发展和技术通约化为特征，是塑造当今风险社会的首要原因。技术力量膨胀的思想根源，不止是工具理性的扩张，还包括非理性的“技术拜物教”，它们渗入当今技术竞

^① 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是孔德首先提出的。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的各个部分是如何构成一个社会整体的，以及这种社会结构的原则是什么。社会静力学的主题是秩序。社会动力学则研究社会秩序形成的历史过程，研究人类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社会动力学的主题是进步。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结构的成因，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变迁的机制。